

歷史與空間

文：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

秦公、王、帝陵的考古學研究

秦人從襄公立國到秦二世滅國，先後有三十多位公、王、帝在位，陸續營建過西垂、衙、陽（平陽）、雍、櫟陽、咸陽等多處陵區。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、漢陵考古隊隊長焦南峰先生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演講，便簡介了秦陵的建築形制、其主要特點及演變。

秦陵形制的演變

秦陵的考古學研究始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初，當時的專家開始對秦始皇帝進行考古調查、勘探，並測繪出第一張陵園平面圖。1974年，隨著秦始皇陵兵馬俑坑的發現與發掘，秦始皇帝陵的考古工作全面展開，延續至今。1976年，陝西考古所鑽探發現了雍城秦公陵園，並以此為契機，對秦都雍城及秦公陵園進行了持續不斷的考古研究工作。及後，臨潼秦東陵、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陵、神禾原戰國秦陵等相繼被發掘，為秦陵的考古研究帶來了極珍貴的一手實物資料。

根據秦陵形制的演變可分為四階段。第一階段：春秋早期，其代表為甘肅禮縣大堡子山墓地。此階段的秦陵秦東陵進入一個制度相對穩定完善的成熟定型期。實施的仍然是「集中公墓制」，是一座探索草創中的方國陵園。第二階段為春秋中期到戰國中期，其代表為雍城秦陵。此階段的雍城秦陵進入一個制度相對穩定完善的成熟定型期。實施的仍然是「集中公墓制」，是一座成熟定型的方國陵園。

戰國晚期為第三階段，其代表為咸陽秦陵和秦東陵。此階段秦陵的發展進入一個由「集中公墓制」到「獨立陵園制」的探索轉型期，是一種探索轉型的王國陵園。

最後，戰國晚期到大一統的秦帝國為秦陵最高、最後的創新發展期，而秦始皇陵亦是此階段唯一的代表。此階段的秦陵急劇發展、創新不斷，完成了由「集中公墓制」到「獨立陵園制」的制度昇華，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座帝國陵園。

秦陵的建築元素

焦南峰指出，構成秦陵建築形制的主要組成或曰基本要素至少應有：陵園、封土、墓穴、禮制建築、陪葬坑、陪葬墓、園寺吏舍、陵邑、道路、修陵人居址、修陵人墓地等十多個。當中，陵園是中國古代陵墓的結構主



秦始皇陵·水禽坑。



秦始皇陵·府藏坑。

體，是公、王、帝們地下陰宅的整體象徵，在考古學研究中一般情況下可視為圈定陵墓、界劃陵區的重要標誌。而封土早期的主要功能是封護墓穴，後亦演變為陵墓的地標性建築。早期的秦陵未見封土，根據《雲夢睡虎地秦簡》「何為甸人，守孝公、獻公塚者也」的記載，可知秦人至獻公、孝公時陵墓始有封土；《漢書·劉向傳》中「及秦惠文、武、昭、嚴襄五王，皆大作丘隴」的記載則顯示了秦人陵墓封土的定型及擴大。

至於陪葬坑，那是古代陵墓形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，是等級制度出現、社會財富集中在陵墓中的體現。有專家認為，陪葬現象最早出現於商代；及至殷商西周時期，車馬坑、人殉坑已經出現。秦人從春秋早期到戰國中期以前，一直沿襲殷商車馬坑從葬的古老葬俗，每座陵墓營建數量較少（一至兩座）的車馬坑作為其陪葬；到戰國晚期秦人稱王之後，陪葬坑的數量急劇增長，陪葬內容也增加了珍禽異獸。一直到秦始皇稱帝，陪葬坑不僅數量上達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程度，種類也發展到包括兵馬俑、百戲俑、石鎧甲、青銅水禽等在內的「車馬及殿苑類」、「武備類」、「苑囿及宮廷娛樂類」、「府藏坑」四大類。陪葬坑的形制也由較為單一的瓦刀形、長方形等演變為小型型穴土壙、帶柵室或壁龕的小型型穴土壙、地下坑道式土木結構等三類六式。

園寺吏舍是陵園長春職官舍。先秦陵墓的園寺吏舍之類建築，文獻未見，考古資料也無披露。《周禮·春官宗伯》有云：「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。為之圖。令國民族葬。而掌其禁令。正其位。掌其度數。」

使皆有私地域。凡爭墓地者。聽其獄訟。帥其屬而巡墓厲。居其中之室以守之。」此處的「居其中之室以守之」的「室」似乎與管理用建築有關。秦始皇陵發現了目前所知最早、最確切的「麗山食官」遺址。「麗山食官」在陵園西側的內外城之間，南北長約200米，東西寬約169米，面積達33900平方米。遺址刻在陶器上的文字見有「麗山食官」、「麗山食官右」、「麗山食官左」。在麗山食官遺址之北另有兩處大型建築遺址，有學者認為也當屬陵園管理官員、侍奉陵寢的宮人及守護、勤雜人員的園寺吏舍建築群。

最後，陵邑是秦漢時期為修建、保護、供奉、管理陵墓而營建的位於陵墓附近的居民點，也是陵墓的重要組成部分。所謂「園邑之興，始自強秦」，陵邑是秦始皇的創舉。即便在先秦陵墓中，也沒有發現任何有關陵邑的考古資料，亦找不到與陵邑相關的文獻記載。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：「始皇享國三十七年。葬郿邑。」秦始皇陵園西側的麗山食官遺址曾出土的有「麗邑二升八八厨」和「麗邑五門崔」陶盤和陶鐘。到了西漢，陵邑發展為專設的縣級行政區劃，兼具有特殊的政治、經濟意義。

結語

焦南峰表示，秦陵是一座歷史文化寶庫，在田野考古工作取得重大進展的同時，有關歷史的專家亦對秦陵進行了多學科、多方位、多角度的綜合研究，所得的成果是中國一項重要的考古成就，具有極深遠的意義。

(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)

亦有可聞

文：翁秀美

端午的期待

是憑弔愛國的屈原，是緬懷大夫伍子胥，是紀念投江尋父的孝女曹娥，還是傷感白娘子不該飲了雄黃酒？端午，掛艾葉，包粽子，賽龍舟，戴香包，代代相傳的一應習俗，透着淳淳綿綿的心靈滋養，已走過長長的兩千多年。

五月又稱毒月、惡月，是以產生各種驅邪除疾的風俗。端午這天，家家戶戶必懸掛「五瑞」：乃菖蒲、艾草、榴花、蒜頭、龍舟花。龍舟花、榴花乃辟邪之物，大蒜辛辣，蒜頭如拳；菖蒲葉子如劍，挺頂生花，有異香，能驅蚊蟲，艾草揉之亦有香氣；製成艾葉灸治病。將菖蒲、艾草、蒜頭等綁在一起，成髮辮狀，掛於門前，四方妖魔五毒雜鬼便不敢進門了。又食用五黃：黃豆芽、黃魚、黃鱔、黃瓜、雄黃酒，可消病強身。用大紅紙剪成五毒：蜈蚣、蠍子、壁虎、蜘蛛、毒蛇，貼於屋內鎮鬼。兒童戴粘了艾絨的虎形帽（艾虎），穿五毒衣，五毒褲，帶香囊，五色絲絨繫於腕、頸、足踝，名為長命鍊，續命絲，百索等。所有這些，都表達了人們渴求幸福吉祥如意的願望。

五月，鄉間農夫擔了成挑成捆的菖蒲、艾草入城出售。民間藝人用菖蒲編成螞蚱、青蛙、烏龜、蜈蚣等各式草蟲；小販竹竿上挑着各式精心繡製的香包在市井售賣。香料是雄黃、艾葉和薰草，有辟邪的作用。

「梅霖初歇。乍絳蕊榴梅，爭開時節。角黍包金，香蒲切玉，是處氍毹羅列。斗巧盡輸年少，玉腕彩絲雙結。簾彩舫，看龍舟兩兩，波心齊發。」這是北宋黃裳寫端午泛湖的詞，如果說，掛艾草、戴香包呈現節日溫馨寧靜的一面，那麼，另一面便是激烈緊張的賽龍舟，黃裳在另一首《減字木蘭花》「競渡」寫道：紅旗高舉，飛出深深楊柳渚。鼓擊春雷，直破煙波遠速回。歡聲震地，驚退萬人爭戰氣。金碧樓西，衝得錦標第一歸。那絢麗的色彩，喧鬧的聲音，人人爭先奮勇，再現當日龍舟競渡，觀者如雲的盛況。

關於端午龍舟，蒲松齡《聊齋》之「晚霞」就有：五月五日，吳越有斗龍舟之戲，剡木為龍，鱗鱗甲，飾以金碧；上為雕甍朱樑，帆旌皆以錦繡。舟末為龍尾高丈餘，以布索引木板下垂。有童坐板上，顛倒滾跌，作諸巧劇。這「諸巧劇」和《揚州畫舫錄》中「龍舟競技」描寫揚州小兒的掉梢表演相仿，有金雞獨立、雙手合拜站立、單手上揚、睡臥船梢等節目。小說《紅樓夢》裡，端午節只用「蒲艾

簪門，虎符繫臂」八字，八七版電視劇的改編也一絲不苟，當日怡紅院以紅繩繫束艾草、蒲團懸掛庭前，晴雯舉了點着的艾草邊吹邊扇，對寶玉說，二爺，今兒個端午酒吃得痛快吧？

幼時端午，到處都是香香的。新鮮竹葉浸在盛滿水的木盆裡，綠得晃眼，洗淨酥好的糯米，紛紛跳進棕葉裹成的小窩，包好後就是一串串的小精靈。姐姐們打鴨蛋簍子，先結一個圈，再打上像網兜眼兒那樣的五彩絛子，下端收緊，綴一把穗子，裝個煮熟的青皮鴨蛋，掛在脖子上，孩子腕上腳上繫五色絲線，掛了香袋兒。桌上照例有鹹鴨蛋，蛋黃紅得流油，寸把長紅苜蓿菜，蒜瓣染了通體的玫瑰紅，明媚鮮亮「五月節」，至今回味。

時近端午，周圍無甚變化，市場僅見竹葉、艾草，超市有大堆各色粽子，似乎食物的先行遠甚於其它，端午粽子中秋月餅，除夕餃子元宵湯圓，包裝越發精緻，節日之物及情味漸次粗疏。對於年節，如果眼裡只看到粽子和假期，那一定有很多東西正在離我們遠去。

王星琦先生在「傳統文化與人生」叢書「節序與風俗」一節提到端午，作者於街上偶見一位賣艾蒿的老者，買了他五束艾蒿之後，問還有什麼別的端午節物件嗎，例如五彩絲、長命鍊、艾虎之類，老者搖頭大笑，如今有誰還來製作這種費工費時的東西呢？怕是下一代人全然不知這類勞什子是做什麼用的了。

端午，是時光庭院中一條深遠的小巷，從汨羅江畔走來，帶著芝蘭香草的色彩與芬芳，含蓄深沉，內斂恬淡。當她如約而至時，一定期待人們能記得她的前世今生，用智慧與巧思為她忙碌裝扮，秉承她隨身而來的中華傳統的民俗文化，悠遠的家國情懷，不要淹沒於這個快節奏信息化的時代，變成紙上薄薄的「端午」兩個字。



期待端午。

網上圖片

文藝天地

心靈驛站

文：陸蘇

旗袍物語（五） 露從今夜白

在二十一世紀的門檻邊，旗袍如久居深閨的女子，突然放下手頭的琴棋書畫，「嘩」地推門出來，像推開了一朵花。

旗袍依然是旗袍。但旗袍裡的內涵已大不一樣。原先一派平淡如水，坐車行路都舒緩淡定的舊性情已被自信、熱烈、奔放的性格所代替。雖然看似復古，其實並非是舊的翻版，而是以新思維、新觀念、新心情重新打造。

依然是高領，高得優雅，高得得體，高得正好讓脖子顯得很美麗。

依然是盤扣，有花花草草的容貌，有甲骨文的風骨，有建築的構思，依然是衣面上的規矩和心裡的鎖。

依然是開衩，依然是高高低低的講究，像掛春聯，高一寸，低一寸，都有說法在裡面。

依然是動與靜相若，依然是柔與烈共存，女人的味道依然在旗袍的收收放放中，婉約而又酣暢地呈現出來。

但是，也許是因為環境變了，時尚變了，人的心境變了，眼光變了，旗袍的味道也變了。要命的是女人對於旗袍的喜歡依然火紅湯沸。「錦緞、盤扣、刺繡」這些被中國人熟視無睹的古老的中國服裝元素，突然被西方人一眼

相中，在經過了他們審美點化和重組後，居然有了中國人似曾相識又不敢執手相認的新容貌，在所謂的「中國風」的勁吹下。各種旗袍又非旗袍的服裝紛紛粉墨登場成了古老東方文化的代言。而中國人自己的旗袍，卻在吸收一些西方的時尚理念。

現在的旗袍既集滿漢文化於身，是中華民族服飾文化的結晶，又是西方服飾交匯的典範。

有了許多做旗袍、賣旗袍的小店。有許多人在看、在買，可是不知道是為什麼，那些旗袍大多出現在電視上，舞台上，穿的不是主持人就是明星、藝人。很少看見家常女子穿著那些旗袍走在街上，走在人群裡。那些旗袍都去了哪兒？莫非它是女人心裡的一個夢，不把它買下，夢就老是在直鈎釣人。把它買回家，掛在衣櫥裡，心裡就踏實，就不用對它太過惦念了？為什麼那麼心愛的一件衣裳，卻不能穿給陽光看，穿給湖水看，穿給街燈看，穿給米飯、披薩餅和炸薯條看。是因為旗袍太美？美得太像一齣豪華大戲，而戲台總是太過窄小簡陋？還是因為心裡太過喜歡，想等到一個特別重要的日子穿，而那個日子又總是遲遲不來？

試筆

文：星池

心殘

載滿乘客的巴士在公路上前行，被擠於車頭站立的我，從隙縫凝望窗外的一小片夜景。這夜略覺疲累，車廂不時微微晃動。忽然，耳邊傳來一陣喧鬧聲，卻無法知悉人牆後的實際情況，亦無意引頸窺探，僅依稀聽到，爭論源於讓座問題。大概是長者急需坐下歇息，而不願讓座的乘客遭眾人責備，互生口角。終在別的有心人讓座後，由零星罵語至歸於平靜，獨剩行車的悶悶聲。

細察這部巴士，隱約瞧見車窗貼上提醒乘客讓座的標語：曾搭乘相同的車款，均見四個深紫色頭枕的「關愛座」，背後附上「你也可以讓座」的字句，表示乘客應盡量讓座予長者、孕婦及殘疾人士。此時，車身擺一擺動，我把扶手握得更緊，站在身旁而忙於用指尖輕掃手提電話屏幕的乘客，不穩地移了半步。倏然，腦海浮現一幅於網上廣泛流傳的圖片，拍下港鐵車站內，人群圍在升降機門

等候，輪椅人士反被逼在遠處。其實，站內必有明確標明誰可優先使用升降機，縱使沒留意，將心比己，亦應懂得禮讓。也曾聽聞，乘客會將行李霸佔了巴士上的輪椅停放區域，讓輪椅使用者無法正常使用，被動移開行李即惡言相向。

施比受更有福，我多麼慶幸自己尚算健康，可站足全段車程。有能力讓座或多走梯級，是種福氣。老態龍鍾者或傷殘人士，行動或不便，但能有一顆完整的善心，剛才的乘客是有不讓座的自由，卻當上缺乏愛心的「心殘人士」。

下車後，途經商場，透過玻璃大門目睹一名推着嬰兒車的婦人迎面走來，我隨即開門，讓她與嬰兒車先安然經過，才緩緩走過此門。沒刻意當好人，無強求一句多謝，屬隨心而為。仍能感受暖暖的心在跳，這已足夠。

生活點滴

文：蒲繼剛

回憶蘆葦蕩

本地的報紙上說，在我們居住的漢水支流滾河邊上，將重現蘆葦蕩的美景。因為在滾河邊上的村民們感覺到自己的居住環境越來越差，滾河的水質也越來越差，而種上成片的蘆葦，不光對他們改善環境很有好處，還能引來許多人觀光、旅遊。他們已經懂得破壞環境給自己帶來的壞處，從而自發地保護好環境。

看到這個消息，我有些心酸，不知怎的，又有些激動。因為在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，漢水的支流滾河邊上，還是成片成片的蘆葦蕩。那鋪天蓋地，綿延幾十里的蘆葦蕩真是動人心魄。那些翠綠的蘆葦，在五、六月份就會長到2米多高。初夏的蘆葦，如同青澀的少女，亭亭玉立，而又羞澀滿面。當清風拂來，那些亭亭玉立的蘆葦迎風搖曳，極富感染力，你似乎要與那些翠綠的蘆葦融為一體。當你站在蘆葦蕩邊上，如同站在一片綠色的海洋邊，在這片「綠色的海洋」邊上，你會有許多思緒與幻想冒出來，隨著風吹蘆葦，綠浪搖曳，你的思緒與幻想就會在這「綠色的海洋」上空飄蕩。

在蘆葦蕩中，大雁、鷗鳥數不勝數，還有為數不少的小動物藏匿其間。蘆葦蕩在我們少年的心中總是神秘之地，蘆葦蕩裡有蛇，發生過兇殺，還有人曾吊死在蘆葦蕩中的柳樹上。但即使那樣，我們依然喜歡結伴鑽進蘆葦蕩，因為蘆葦蕩裡有太多的秘密。每年的端午節前夕，我們更是多次鑽進蘆葦蕩，摘蘆葦葉來包粽子。用蘆葦葉包的粽子，在大鍋裡煮上四、五個小時後，有一種蘆葦葉特有的清香。我曾經在蘆葦蕩中摘粽子葉迷失了方向，一個人在夜晚的蘆葦蕩中嚇得瑟瑟發抖，在蘆葦蕩的夜空裡略略了恐怖和獲救後的驚喜。但我後來依然願意鑽進蘆葦蕩中，那種神秘的體驗，那種自以為冒險的行為，總讓少年的我，心中既忐忑不安，又心懷驚喜。蘆葦蕩，成了我少年歲月中流淌的一串優美而又略帶驚險的音符。

但我最喜歡的還是秋天的蘆葦蕩。到了秋天，雪片似的蘆花長滿了蘆葦的枝頭，迎風搖曳的蘆花，在風中跳着優美的舞蹈。我總覺得，這似乎是蘆葦生命最後的舞蹈，跳得那樣淒美，那樣絕望，而又那樣輝煌。在這個世界上，幾乎所有的生命，總是在它的青春、壯年

時期顯示出卓越的美。但我覺得蘆葦是特殊的。在蕭瑟秋風裡，在秋蟲的悲鳴中，在生命的最後，蘆葦拚盡全身的力量，在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卓越、輝煌，甚至是悲壯。在秋風裡，蘆葦拚命地舞蹈着，訴說着，似乎嚮往着遠方，卻又留戀着生命的枝頭。它是在演繹生命最後的絕唱呵！

在夕陽下，在一陣緊似一陣的秋風中，蘆花飛舞，蘆葉金黃，晚霞滿天，秋蟲鳴叫，蘆葦如同童話中穿上了魔法的紅舞鞋女郎，一刻也不停下，風起時，滿河的蘆花都在飄動。夕陽的光灑在金色的蘆葦上，讓人產生一種魔幻的感覺。生命就是這瞬間飄動的美麗的蘆花嗎？短暫、淒美，美輪美奐……

上個世紀八十年代，家庭聯產承包以後，滾河河堤邊上成片的蘆葦被燒燬、挖掉，被村民種植的莊稼所代替，成片的蘆葦蕩幾乎是一夜之間蕩然無存。而儘管村民們辛勤耕作，但河堤邊上的土地貧瘠，沙化嚴重，尤其是洪水一來，一年的勞動幾乎白費。大自然的規律是鐵定的，不管誰也無法改變。那種「人定勝天」的思想是多麼狂妄，又是多麼愚蠢！現在，人們終於認識到要順其自然，與自然和諧共處，但這認識太沉重、太晚，我們的土地已經被破壞得百孔千瘡，我們的河流已經被污染得面目全非，而我們還在拚命地攫取，貪婪地消費。只是在被大自然無情地懲罰後，一些人才慢慢醒過來。

現在，漢水支流的滾河邊上，將重現蘆葦蕩的美景，這總讓我心存幻想。但願這美景能早日到來。



蘆葦蕩的美景。

網上圖片